

用單純的形式表現豐富的內涵

——談靳尚誼的肖像畫藝術

朱 狄

以視覺形象真實、具體地再現客體，這是繪畫較之於其它藝術部類無與倫比的長處。但自攝影未發明以來，繪畫藝術的這種優勢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挑戰。時至今日，由於抽象主義在西方的盛行，法國當代現象學美學家杜夫海納(M. DeFrenne)甚至聲稱，在西方，黑格爾在二百多年前所作的藝術將要死亡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傳統的繪畫概念已經死亡。對繪畫本性理解的紛繁雜沓，顯示出比藝術史上任何一頁更為重大的分歧，藝術家們開始分道揚鑣了。一些西方藝術家主張繪畫應該排斥一切再現性的意義負荷，因為色彩和形式本身就代表着繪畫的意義成份。甚至有人認為藝術家主觀的非現實的意識恰恰就是繪畫的客體，另一些西方藝術家想以比攝影的真實更真實的畫面來擊敗競爭對手。“超級寫實主義”的畫家們表現出異常驚人的耐性。然而，這種辛苦的模仿越是逼真，越是酷似攝影，也就越是從反面動搖了繪畫藝術的獨立性。在這樣一片混亂的追尋之中，一些堅實的藝術家卻勇敢、冷靜、沉着地接受了挑戰。他們以自己成熟的、富有魅力的作品向世界表明，繪畫和原型事物之間的那種相似性，本質上絕對不同於攝影術和原型事物之間的近視性。美國著名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她的《藝術問題》中說：“一幅繪畫，便是位於虛空中的虛幻形象。但是，不管這些虛物是普通意義上的事物還是色塊，它們都與鏡子中反映的映像有着本質的不同”。在畫框中的世界是由藝術家重新創造過了的世界，這種創造性可以貫徹到一切細節。繪畫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在這場世界性的對壘中，尚誼同志是所有應戰者中成績卓著的藝術家之一，也許正因為尚誼同志是肖像畫家，他作出的回答比其它人更有力。

肖像畫既然有個“肖”字，就必須具備一種與原型事物的相似性。不能把肖像畫的肖似簡單地貶低為“照相式的繪畫”。如果在肖像畫的領域內，無條件地否定肖似的必要，那也就等於在主張取消肖像畫這一特殊的藝術形式。儘管攝影術的表現手段已經發展到可以模仿褐色調子的古典主義肖像畫風格，可以模仿套色版畫效果，可以模仿亞麻布的布紋，甚至可以模仿油畫的筆觸；儘管高速感光片甚至能使一張被將要熄滅的火柴所照亮的暗紅的臉蒙上一層神秘的詩意，攝影術仍然不能代替繪畫所特有的那種審美特質，正是這種審美特質使現代的人們在古代大師的杰作面前流連忘返，也正是這種審美特質使荷爾拜因(Holbein)的肖像畫至今仍然具有不朽的魅力。它是任何機械手段都無法企及的一種藝術家特有的智能。

西方繪畫的傳統概念基本上是一種再現性的藝術。十九世紀以後，表現性因素逐漸加強，到表現性因素完全排擠掉再現性因素時，也就是抽象主義的誕生。藝術應該追求“新”，但是並沒有必要把形的解體看作是“新”的最終目標，而應該去尋找繪畫中表現性因素和再現性因素兩者之間統一的最佳契合點。這種契合點應該具有足夠的寬容性，足以容納兩種極端之間的各種類型的風格。多年來，尚誼同志孜孜不倦地在探索一種具有時代感的新的肖像畫風格。我曾問他，他的近期目標是甚麼？他說他希望在不損害體積感的前提下，盡量追求洗煉，用最單純的形式去表現最豐富的內容。當然對“單純”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尚誼同志所追求的單純和馬蒂斯(Matisse)所主張的要用兒童的眼睛去簡化物象是完全不同的。正像讀者所能看到的那樣，尚誼同志的繪畫風格在二十多年中有些微妙的發展變化。他勤於探索，尊重所有藝術大師們的長處，從文藝復興前期的畫家直到當代西方一些著名畫家的作品，他都仔細地反覆琢磨，但從不把任何一位大師的作品作為理想的範本。他走他自己的路。

藝術家的素養也像人類其他知識的積累那樣，總是以已知的東西去探索未知的東西，可是，構成我們獲得新的知識的障礙往往不是未知的東西而是已知的東西。一個不疲於探索的藝術家應該努力去理解他所不熟悉、甚至是不喜歡的東西。在這方面，尚誼同志有着寬闊的藝術胸懷。他常常以一種喜悅的心情去談論藝術同行們的創新與成就。對於西方眾多的繪畫流派與表現方法，他即使毫不喜歡，也在力求理解它們，理解導致它們出現的因素。尚誼同志有着廣泛的閱讀興趣，他涉獵文學、歷史，甚至晦澀難解的哲學或美學理論。

尚誼同志質樸無華，他的作品也像他的為人那樣，永遠是那樣的純樸，接近他和接近他的畫一樣，都不會有距離感。對於這些畫本身我不想作甚麼描述，因為用文學語言去描述肖像畫幾乎是愚蠢的。如果繪畫的審美特質真的可以用文學語言來描述，那麼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在西方，肖像畫歷來是一種貴族化了的藝術，尚誼同志作為新中國的一位著名肖像畫家，他的足迹走遍全國，畫的是樸實的人民。在訪美期間，他畫的也還是普通的美國人民。肖像畫中的人物不需要情節性繪畫中人物通常會有的那些激烈表情，它總是描繪處於日常情緒狀態下的人，正因為如此，它反而具有一種更加含蓄而深刻的時代感。一種處在穩定的心理狀態下的表情，就是最本色，也最耐看的表情，也許只有一個自己動過畫筆的人，才能懂得它需要多麼卓越的技巧。

我每次去拜訪他，總會在他家裏遇見不少求教他的人，其中既有相當成熟的專業工作者，也有求知心切的業餘工作者。使我深為感動的是，他總是那樣耐性和仔細地觀看他們帶來的作品，不厭其煩地回答一切問題，體諒並鼓勵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刻苦學習的繪畫愛好者。最近我看見一位青年畫家用舊紅布做畫布，畫了風景畫去他那裏求教。我很驚訝，說：“舊紅布怎麼能做畫布呢？”尚誼同志却說：“舊紅布做畫布，沒有毛刺，很好嘛！”樸實的語言可以是最生動的語言，文學語言是這樣，日常語言是這樣，繪畫的語言又何嘗不是這樣呢！